



# 川底村的 農業生產合作社

范長江著

人民出版社

# 川底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范長江著

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印數：1015

■ 塘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著者：范長江

■ 版者：人民出版社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 行者：新華書店

■ 刷者：北京新華印刷廠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一九五二年七月北京初版

一九五三年四月北京二版

■ ■ ■ 0元

## — 川底村的一般情況

爲了研究農業生產合作社這個新問題，我於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到山西平順縣的川底村，調查這個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參加這次調查的，有中共平順縣縣委書記李先唐、縣委秘書李玉賢等。調查時，曾先和這個村的中共支部書記、黨員骨幹，亦即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長、組長等骨幹分子座談，然後和全體社員座談，然後和這個村尚未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八個互助組組長或代表座談，然後約八戶過去會與現在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員們同在一個互助組、但在一九五一年春天對農業生產合作社抱懷疑態度、因而未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農民座談，最後約社員中五個婦女代表座談。

川底村是一個有代表性的華北老解放區的山區村莊。它位於太行山區中，

耕地很少，又缺水，人畜飲水問題也靠窖水解決，生產條件比較困難。現在全行政村共有九十四戶，三百六十六人，七百二十四畝地。全村早已中農化，共有中農九十三戶（其中舊中農九戶），另外一戶生活較差的，是過去被鬥爭過的舊富農。全村黨員二十九人，團員十四人。一九五一年四月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前，全村已有十個互助組，其中包括八十八戶，即是說，絕大部分農民在不同程度上已經用互助組的形式組織起來了。一九五一年春，兩個互助組合併起來組成農業生產合作社後，還有八個互助組，包括七十戶。這個村的互助運動開始於一九四三年，一直沒有停止過。全村農業生產在一九五〇年平均已超過戰前水平百分之五十。戰前每畝平均產糧二百一十斤（一石四斗），一九五〇年每畝平均產糧三百一十六斤半（二石一斗一升）。一九五〇年全村共有耕畜五十八頭，羊二百零一隻；一九四三年時，耕畜不足二十頭，羊只有三、四十隻。在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山西省勞動模範大會上評選的十一個全省生產模範村中，川底村與同縣李順達的西溝村、楊峰山的斜道坡村同被評為生產模範村。全村

現在已有若干公共財產，計：（一）農具：五寸步犁三張，鋤草機一架，溫度表兩個，小型玉米脫粒機一個，噴霧器三個，舊式轆五個；（二）房屋及其他設備：房二間，窖五孔，水池三個，水井十五眼，碾九盤，磨五盤，板櫈十九條，桌二十四張；（三）公有山林四、五百畝，小樹約三十萬株（主要是松、柏、桃、杏）。

在文化教育方面，有小學，民校，圖書館各一所，圖書館內有書四百四十分本，訂有時事手冊、宣傳手冊五份，人民日報一份，山西日報二份，山西農民報若干份，山西青年報一份。全村並有許多黑板報；每晚都有口頭廣播。

川底村現在最受羣衆尊重和嚮往的是農業生產合作社。這是中共山西長治地委所試辦的十個農業生產合作社之一，在一九五一年四月成立時，有十八戶，七十六人，內二十一個全勞動力，十六個婦女勞動力。全村的黨員骨幹分子大部入了社。全社有地一百五十二畝七分，入社地共一百零七畝，社員自留地共四十五畝七分，其中在一九五一年實際由社內統一經營的是九十二畝（有一十五畝麥地係一九五〇年秋季下種，一九五一年仍由原種戶收割）。這個合作

社是由兩個互助組合併成的，一個是郭玉恩互助組，一個是郭小有互助組。郭玉恩互助組成立於一九四三年，那時耕畜只有三頭，羊只有七隻，一九四四年當選太行區二等模範互助組；一九四六年因組員增至二十四戶，分出十二戶，另組郭小有互助組。郭玉恩互助組在一九五〇年的平均產量，每畝三百四十二斤（二石二斗八升），超過戰前百分之六十三，到一九五〇年，耕畜增加到八頭，羊四十三隻。在一九五〇年，郭玉恩組已有公積金糧食一千二百四十五斤（八石三斗），公有舊式農具十五件；郭小有組已有公有舊式農具十九件（尚無公積金）。組織生產合作社前，兩組共有二十六戶，組社時退出了八戶。

此外八個互助組的簡單情況是：戶數最多者十三戶，最少者四戶；平均每組有六、七件公有舊式農具，其中有一組有公有母馬一匹。

## 二 川底村農民的基本要求

調查時，我們首先注意研究了川底村農民的基本要求。所謂「貧僱路線」

的傾向在一九四八年被糾正後，從一九四九年起，川底村農民最基本的要求，是在原有的互助組的基礎上，擴大再生產。但是，互助組的組織形式，已基本上不能滿足農民進一步發展生產的需要。從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八年六年期間，互助組對於農民的生產，曾起了很大作用，關鍵是解決了勞畜力困難，其次是解決了若干農業生產上的技術問題（如浸種、選種、換種、推廣金皇后玉米、大壟穀、兩腳糉等）。但是，一九四八年後，勞力畜力的困難一般地解決了。上述技術改進也一般能實行了。農民生活中「糠菜半年糧」的時代，基本上已經過去了。這個時候，這個村的農民在生產上主要有下面這樣一些要求：第一、是深耕，但畜力不夠，要買好牲畜，單個農戶沒有資本；第二、是增加肥料，但買不起羊羣（當地農民主要用羊的糞便作肥料）；第三、由於互助組集體勞動的結果，勞動力有剩餘，但不能有計劃地使用這些剩餘勞動力於副業生產，因為每個人必須照顧自己的一小塊土地；第四、農民已不滿足原來的土地使用方法，因為土地太分散，而且不能因地制宜地實行種植，只能按照自己

小家庭的生活需要，在十分不經濟的條件下進行生產；第五、買不起較大較好的農具；第六、對於較大的土地加工，無法進行。但是，互助組這樣的經濟組織却不能根本解決上述的問題。因而互助組普遍發生渙散的現象。連郭玉恩那樣比較進步的互助組，雖然比當地一般互助組好一些，但是照郭玉恩自己的說法：「也形式主義化了。」正如互助組組員李喜存所說：「互助組就是這個樣了，永遠也提不高了。」在一九五〇年二月，中共山西省委提出了「組織起來和提高技術相結合」的方針，會對那時開始渙散的一般互助組的提高和鞏固，起了顯著作用。但如果把「組織起來」僅僅限於「互助組」這樣的形式，而不包含更高級的形式，還是不能滿足農民的要求的。就川底村來說，在互助組的基礎上可能採取的技術，大部分都採用過了。在這種情況下，農民看不見走「組織起來」的道路可以更進一步發展生產的前途，因而自發地走單獨發展生產的道路。他們對於現在的經濟狀況發生了自滿情緒和自以爲可以自己獨立發展的情緒。他們說：「早起圪塔地臺（即玉茭餅和山藥蛋），晌午老瓜燜飯（老

瓜即南瓜），黑夜豆麵稀飯，行了。」但是，在新民主主義制度下，農民單獨發展的道路是很小而且很短的，這一方面並沒有什麼光明的前途。在政治上，當地農民從一九四九年起滋長了「革命成功」的思想，失去了敵情觀念，他們以爲地主階級、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統治被打倒後，已經沒有敵人了。因而對參軍冷淡起來，對於繳納公糧等很不熱心，對於工作幹部也疏遠起來，幹部到村上派飯吃已經很勉強了。這是農村工作鬆懈，農民和農村幹部都感到十分苦悶的時期。一九五〇年冬季開始的抗美援朝愛國主義運動，和繼之而起的鎮壓反革命運動，樹立了農民新的敵情觀念，鼓起了農民新的戰鬥意志。在經濟上，從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共長治地委根據中共山西省委的決定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之後，川底村農民才又發現了走組織起來的路以進一步發展生產的廣大前途。在這個合作社籌備試辦時，村裏個別主要幹部最初還有些猶豫；而互助組的絕大部分組員們，則對農業生產合作社表示了熱烈擁護的態度，正反映了農民要求進一步發展生產的情況。

### 三 農業生產合作社顯著地提高了農民的生產力

根據一九五一年四月至十月七個月來的總結，川底村農業生產合作社在生產上獲得了遠超過互助組的巨大的成績。這個成績表現在三方面：農業方面，副業方面，擴大生產投資方面。

首先，在農業方面：單位面積產量是大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產合作社，一九五一年每畝平均產量是四百五十四斤（三石零二升六合），比一九五〇年每畝多產一百一十二斤（七斗四升六合），即比一九五〇年增產百分之三十二點七，比一九五〇年川底村的好互助組郭海北組的平均產量三百八十一斤（三石五斗四升）超過百分之十九點四，比同年川底村的強單幹戶郭天福的平均產量三百一十五斤（二石一斗）超過百分之四十四，比戰前多產二百四十四斤（一石六斗二升六合），即增產百分之一百一十六。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最高產量，每畝產金皇后玉茭一千零五十斤，比互助組最高產量每畝六百一十五斤多產百

分之七十一，比單幹戶最高產量每畝五百二十五斤多產一倍。

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一九五〇年互助組每畝地十八個工，一九五一年組成農業生產合作社後，每畝只需十四個工，每畝所用勞力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二點二，而且耕種質量比過去都好。

耕地面積也擴大了。由於取消了同一平面上社員土地間的七條土壠，因而取消了二十八個地角，擴大面積半畝，省工四十五個。不過，爲了保障土地私有權，經過社員公議，在合併地的地下埋了地界。

其次，在副業方面：七個月，共生產粗糧一萬零二百五十斤，比一九五〇年兩個互助組副業生產二千一百斤糧，多生產百分之三百八十八，佔全社農業收入的百分之二十八，佔全村副業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一九五一年從事於副業生產的主要有八個整勞動力，主要副業是木工。

第三，在擴大農副業生產投資方面：七個月已投資於擴大再生產粗糧一萬三千二百八十斤。此外，還有公積金糧三千五百三十二斤，即將大部投入擴大

## 再生產。

農業生產合作社之所以能够顯著地提高農民的生產力，是因爲它有下述各方面的優越性：

第一、在土地問題上，農業生產合作社在農民土地私有的基礎上空前地解決了全社土地在統一經營的原則下合理使用的問題。農民第一次從「吃甚種甚」的被動的生產情況轉爲「宜甚種甚」的主動局面。這就大大地發揮了土地的生產效力。其次，對土地普遍進行了加工，逐步進行了土地的基本建設。這個合作社計劃在一九五一年冬一九五二年春，把十一畝坡地改爲梯田，並把二十一畝凹凸地修成平地。

第二、在勞力問題上，有了很大的變化。首先是社員的勞動積極性空前提高了。社員每天都要求分配工作，沒有工作時就感到不滿，而且不願休息，原來的懶漢也不懶了。原來互助組中零星的剩餘勞動力現在集中了，並且擴大了剩餘勞動力，爲有計劃地使用剩餘勞動力於副業生產創造了條件。這個合作社

一九五一年共集中了八個剩餘勞動力長年從事副業生產，一九五二年計劃把剩餘勞動力使用在副業和土地基本建設兩個方面。各個社員在勞動上的特長，現在可以實行合理的分工了。全社共分三個組（兩個農業組，一個副業組），每組中又有具體分工。如：有木工技術的，從事副業；在農業生產上，長於犁地的負責犁地，長於播種的負責播種，長於養牲口的負責養牲口，技術經驗豐富的擔任技術指導，力氣大的多作重活，力氣小的多作輕活。婦女的勞動積極性也充分發動了。這個社一九五一年共有十六個婦女從事農業主要勞動，有七個老年婦女從事於打場等次要勞動。在七個月內，婦女共作了三百個「勞動日」，最多的做了三十四個「勞動日」，一般的二十來個「勞動日」。婦女和男子同工同酬。婦女也按身體強弱、特長，有適當的分工。在家庭勞動上，過去一向由男人負責的挑水等重活，現在許多婦女都担负起來了。

至於耕畜使用問題，這個合作社現在用折工資的辦法；將來打算一律入社。現在在這方面還沒有發生過什麼爭論。

第三、在肥料問題上，也有了下述的變化。首先，用作價投資的方法集中了全社大部分的肥料，計九千零一十六担。社的羊羣、牲口共積肥一千九百餘担，增加了肥料來源。因而施肥增加。一九五一年每畝平均施肥九十八担，比一九五〇年平均每畝超過十三担，即百分之十五強，比同村好的互助組每畝超過二十三担，即百分之三十強。比同村單幹戶每畝超過四十担，即百分之六十九。社地每畝最高施肥量是一百二十三担。由於土地統一經營，肥料集中使用，可以因地施肥。如紅土上綠肥，黃黑土上人糞、羊糞，白土上驥馬糞，背陰地上人糞、羊糞、油餅肥，朝陽地上牛糞、豬糞等。在往地裏送肥料時，則可以就近運送。如村北頭的糞，即運到村北面的地裏；村南頭的糞，即運到村南面的地裏。因此省工五十四個。一九五二年，這個合作社的羊羣將要就地臥肥，省工將更多。

第四、在耕種技術上，也有很大的改進。最顯著的變化，是普遍使用了新式農具，克服了某些社員的保守思想。他們已作到普遍深耕、多耕。過去一般

耕深三寸，一九五一年一律耕深四寸。過去有的耕三遍，多數耕兩遍，一九五一  
年一律耕三遍。過去由於勞畜力分散使用，秋收和秋耕不能及時結合，地力  
不能早日恢復。有些土地在地凍前還來不及耕完，要第二年春天才能開始耕  
種；現在已能作到及時秋耕。他們普遍採用了優良品種，並統一用進步方法，  
實行藥劑拌種。鋤地遍數也加多了，留苗普遍合乎規格。過去多數鋤兩遍，一  
九五一年普遍鋤三遍。而且實行了因地留苗的辦法。秋收時間也縮短了，減少  
了遭受災害的可能性。打場時，把過去的十八個場合併為一個場，節省了大量  
勞力畜力和農具。

在耕地、播種、鋤苗、收穫四項工作的時間問題上，農業生產合作社比互  
助組，有根本性質的優越性。在農忙時，為了爭取「及時」，互助組往往因此發  
生不團結甚至分裂的現象。這也是互助組領導上一個最感困難的問題。但是，  
農業生產合作社由於實行了統一經營、及時耕作，各戶爭奪時間的問題，已不  
復存在。

此外，在耕種問題上的另一個優點，是農業生產合作社設立了小型的農事實驗場。這個實驗場有一畝四分地，一九五一年曾作了十種作物試驗，為一九五二年選種打下了良好基礎。

#### 四 社員的生活顯著提高

社員的生活一年來有了很大的變化。

在純收入方面：全社人口每人一九五一年七個月平均純收入（包括自留地，除去公積金）為四十八萬七千五百元，一九五〇年全年每人平均純收入為三十五萬一千元，前者比後者多百分之三十八點七，其中最高者超過一九五〇年收入的一倍。如果一九五一年以全年計的話，比例還要大一些。一九五一年同村的好互助組每人平均七個月純收入為三十五萬三千九百元，農業生產合作社每人平均比互助組多百分之三十七；一九五一年同村最强單幹戶每人平均純收入為三十三萬元，農業生產合作社每人平均比單幹戶多百分之四十七點五。